

朱子文集

十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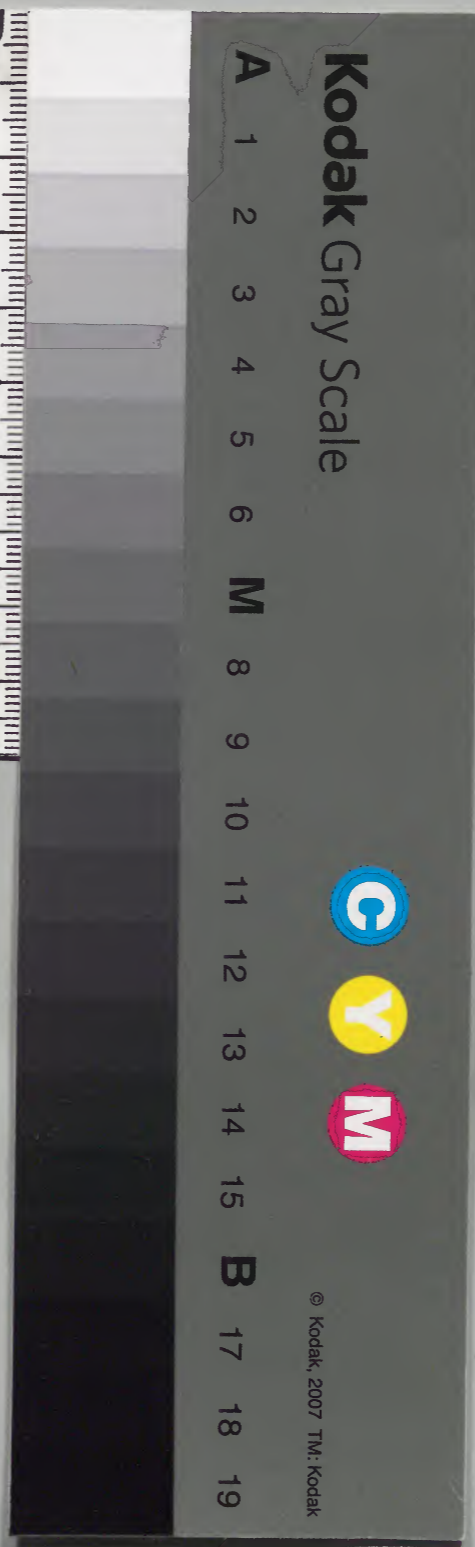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	一函	
一〇	三架	
一四	二冊	

內閣文庫		
九四三九	一函	漢書
一〇	三架	
一四	二冊	

理學全集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06)
函號	299 47



朱子文集卷之十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仝校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淡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

至德以爲道本。明道

淺草文庫

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凡此三者雖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也日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日教三行一日孝行以親父母二日友行以尊賢良

三日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日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于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于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

勉矣。况其又能卽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樂記動靜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卽有是形。有是形。則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于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

言性情之別。此指性之動處爲言。而情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尙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

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于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耻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舜典象刑說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

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于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靑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

也。嗚呼。鮮也。激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  
淡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  
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于人者亦必當  
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  
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  
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  
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  
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  
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于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爲  
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

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  
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  
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  
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  
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于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  
不上。及于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于過  
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  
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復表裏至精至密之妙  
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

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羗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

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其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



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止。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 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

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

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

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

外子文集 卷之十三 九 正訖堂  
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王氏續經說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作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

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按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于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平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

之願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  
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  
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  
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  
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  
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  
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  
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  
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  
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

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  
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  
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  
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  
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畧  
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  
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  
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  
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拔功德德  
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

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于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

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苟韓之學雜于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苟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嘆哉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

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細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耳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二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

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  
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  
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  
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  
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  
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  
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  
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  
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說口如目視日其  
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

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  
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  
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  
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  
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  
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  
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

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工爲患。而唱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

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途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王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



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于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濶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

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爲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矣然則今日欲掇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爲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太學終場人數解試亦合分還諸州理爲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爲率而取其若干以爲新額如以十分爲率而取其一則萬人又損大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任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

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  
 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  
 力於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  
 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  
 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于成周而法始大  
 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  
 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  
 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  
 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  
 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

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

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

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為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

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

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類專委

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  
 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  
 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  
 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  
 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  
 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殿試各升一甲  
 其不中人且令往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

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于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為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為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眾。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為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

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至。而不能相通也。况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為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于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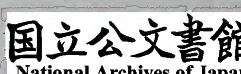
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且而盡通。則其勢將有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為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楊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科。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禮新儀為一科。兵法刑統勅令為一科。通典為一科。以次

年分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為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



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  
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  
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為尤甚。王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  
為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  
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  
妖。不可坐視而不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  
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  
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  
安石蘓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  
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

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  
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  
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  
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  
增損如劉彛等說恐  
亦可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  
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  
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  
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  
弊。已不可勝言矣。而王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  
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



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巧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為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為餽餉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却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勅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荅以駁其繆仍經本州

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為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畧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眾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畧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于

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

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于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遷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至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薦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

先子文集 卷之十三  
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旣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者利。苟得冒昧無耻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

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謬濫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于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



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

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趙壻親迎禮大畧

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及期具饌。設椅卓置於堂中。東西相對。各置杯七箸。蔬果於桌上。酒壺在案席之後。

別置卓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

壻盛服。主人醮子之禮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于次。女尊長母

醮子之禮出迎壻於門外揖遜而入。至於廳事主人升自阼階

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內拜主人不答拜姆奉

女出中門至於廳事壻揖之至婦轎前舉簾以俟姆奉婦

登車下簾壻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

皆以二燭前導以行壻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

婦從之贊者導壻揖婦而後婦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

於闔內東方壻從者布席於西方壻立於東席婦立於西

席婦拜壻答拜壻為婦舉蒙頭訖揖婦坐壻東婦西從者

斟酒壻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置敔壻揖婦同祭敔食畢  
又斟舉飲饌不祭三斟亦如之此叅酌古人合牢之禮乃  
徹饌。

滄洲精舍釋菜儀

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涼衫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

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

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坐前每位各左一盞。今用

漆盤實右一豆。今用漆盤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

代以脯果加勺簠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

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巾東設獻

爵洗在西爵洗在西。

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闕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悅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洗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請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罍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籩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獻者 贊者

分奠二人 贊者二人

祝

掌儀者

司尊

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

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熹因妄謂日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竇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澁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桀闔。煒燿譎詭。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况其見諸行事。澁切著明者。又以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對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

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澁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眾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答史院取問狀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據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迂曲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謗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

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漢以愚言為然。今觀閑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藁。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于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實發其機。語見責沈。其所贈兄孫漸者。即幾叟少卿。後改名淵者。也。幾叟楊公之婿。嘗以楊公之語告翁。曰。更畱那老子。做甚底。翁初亦駭其言。幾叟復為反復申言之。翁乃悔悟。故其語曰。余之自訟改過。刺其一言。而漸于是時。亦以所聞警余。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崇寧之間。書云吾友遷謫。猶居善地。疑居袁州時也。且其言猶以口錄為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進表雖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實大觀初年也。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閑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對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閑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與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為

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進表雖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實大觀初年也。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閑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對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閑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與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為

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爲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爲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爲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徇私而敗之於後。

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惟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訄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心。

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得以附于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閑樂亦未之言也。若閑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爲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爲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尙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爲恨。况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

爲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蘓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閑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于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天下之人真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爲已病，因遂肆其狼懷，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

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  
閑○樂○雖○能○淡○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為○非○者○乃○由○於○此○此○  
其○為○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  
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  
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  
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  
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  
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  
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已○意○者○而○借○其○名○高○以○  
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

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  
急○者○曷○為○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為○汲○汲○耶○大○本○不○  
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  
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閑○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  
以○三○代○之○法○為○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  
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  
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  
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  
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  
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



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關於審重而輕為論說。直廢大典。固為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為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淡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迹。此正王氏之濛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况其於粗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謨之所叙乎。所以著于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為學。而又不能辨十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以為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布之以布於海內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為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為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為証。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外謬。顯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于刑名度數之未哉。不唯以此自悞。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忘其罪為大。了翁之言。蓋亦疎矣。所以施於家

此而不忘其罪為大。了翁之言。蓋亦疎矣。所以施於家



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于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拂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鷓鴣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卽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閑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密。以辨其爲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爲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爲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爲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奧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爲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於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爲

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爲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爲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爲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奧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爲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於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爲

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  
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  
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  
講論切磨。惟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為  
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為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  
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  
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  
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  
之。其論紹述。而以為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  
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錄。因鄒道卿之論而發者。雖元城劉公

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

劉公語見韓瓘談錄。

不但兩陳公而已。

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  
以正其罪。顧乃屑屑焉。偏指鳧鷖一義。以為實奢汰之原。  
此為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鈎之罪。對放飯流歎之  
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  
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  
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  
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朱子文集卷之十四

朱子文集卷之十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叅校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溷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朱子文集卷之十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叅校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溷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朱子文集卷之十四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橫渠先生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

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張敬夫畫像贊

亡友荆州牧張侯敬夫畫像新安朱熹爲之贊曰攝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侘侘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歿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吕而失蕭曹也耶

呂伯恭畫像贊

括蒼潘君叔度，盡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像於可  
菴。退老堂之上，曰：使西河之民毋疑我於夫子也。屬其  
友朱熹贊之，為作詞曰：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  
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  
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  
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  
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書畫像自警

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

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白  
修，或庶幾乎斯語。

聚星亭畫屏贊 并序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

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少，載著車中。後漢書曰：陳實字

仲弓，潁川許人。嘗

為聞喜令，遷大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後以黨人連

及逮捕，人多逃避。求免，實曰：我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

囚焉。遇赦得出，宦者張讓權傾天下，父歿歸葬潁川，名

士無往弔者。而實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實故，多所

全宥。實在鄉間，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

直，退無怨者。黨禁解，累徵不起。年八十四卒，謚曰文範。

先生。又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少有高行，博學

而不好章句。州里稱其知人。李固、李膺皆師宗之。舉賢

良方正，對策譏刺貴倖。梁冀忌之，出補朗陵侯相。蒞事

明理，稱為神君。棄官而歸，閒居養志。又曰：陳紀，字元方，

實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實高名並著。而弟諱，字季方，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紀子羣，字長文。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為魏司空。

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荀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注、爽、肅、敷。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云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

靖字叔慈，有至行，不仕，早卒。號曰玄行先生。爽字慈明，年十二，通春秋論語。穎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舉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數千言，即棄官去。後坐

黨，錮隱遁十餘年。董卓用事，拜徵司空，爽以卓忍暴終危社稷，多舉才畧之士，與王允等密謀討之。未及而以

病終。後允乃竟誅卓。緄字文若，少時父以畏禍為娶宦者唐衡女。後從曹操，操以為謀主，比之子房。及操

將受九錫，或諫止之。於時太史奏真人東行。續晉陽秋：遂為所害，或亦作郁。

從諸子姪造荀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以

聚星，蓋取續陽秋語。中更廢壞，近始作新，適邇敞廬，因

得相其役事。既又為之本原事迹，畫著屏上，并為之贊，以視來者云。

猗歟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汗隆，卷舒自我。是日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衆，弔豎全邦。炯然方寸，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峯，對起麗澤。潛滋優而不見，有黯其思。薄言造之，顧無僕役。獨呼二兒，駕弓以出。青芻黃犢，布幘柴車。策紀前衛，杖誼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顧謂汝靖

往應於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其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得見清穆，命爽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



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邁乃猷。以輔斯世。髣髴兩稚。亦置  
膝前。原深本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特謝儔匹。晚際國屯。  
敢憚濡跡。贅旒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孰與爲先。郁乃  
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嘆崇。臺回極於以占。天  
猶曰茲野。德星萃焉。我寓有亭。舊蒙斯號。今刺前聞。象儀  
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余衷。百爾窺臨。  
竟考毋怠。夙國承家。永奉明戒。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  
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  
已。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又四齋銘

崇德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脫污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

勝已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蓋惡爾汝。勉擴克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嗣恭葺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族子弟。新安朱熹為題其榜。周侯又來請銘。則推其意。乃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為已。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已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熒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

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  
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  
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  
銘之。以警厥初。

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  
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寫照銘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遽已

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

元爲予寫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於終。操有要。保  
無窮。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  
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  
必恭。擇地而蹈。拆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  
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

以西不南以北當事如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叁以三  
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  
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斃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

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列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  
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  
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  
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  
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  
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  
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三  
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  
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

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踈，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于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

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疆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

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爲聖人疆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歎。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跋古今家祭禮

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

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制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時討論。以爲一家一國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心。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於無聞。因竊蒐輯。叙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本可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板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

潤孫曰周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  
並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  
折衷共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顧不美哉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  
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  
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  
漓旣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  
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進  
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

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  
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  
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虚心  
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  
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  
父遠之事君亦無所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  
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  
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  
書此以遺之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  
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闔博若無  
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  
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  
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  
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  
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  
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復優柔厭  
厭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  
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

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

題小學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  
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  
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  
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  
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  
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受之童蒙  
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跋陳了翁與兄書

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已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嘗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邯鄲賈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餘又通當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爲苟合其亦深有得於斯歟

跋劉雜端奉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議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



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慤亦不以是爲嫌也。又况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近名爲累而故爲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衆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二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間。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以附於後云。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倣其所爲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惟堯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於家尊聞行知不以老而少懈及啟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爲世俗所謂道場者筆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旣又謀刻諸石以詒久遠。聞以視熹熹竊以爲此書之行可爲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

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爲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謹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啟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証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閣皂甘君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啟爭端聊書以驗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遜翁書

跋萬君行事後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讀正父所論著其舅氏萬君之行事而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足以觀矣正父好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從橫詞氣雅健又如此亦所謂似其家姓者耶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真僞已混淆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爲可笑惟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

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散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遊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為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僊遊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畧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書僞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為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為守將。一日

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驛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偽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缺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宜奈何？張公曰：今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偽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捐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賚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畧定。乃決大計。熹常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爲大而於公相

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焚偽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處此素定不可誣矣。茲事尤備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畧不書。何哉？柳宗元言司馬遷記荆軻徵夏無且。記留侯徵畫工。今太史氏方將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謹書。

跋魯裘父贈屈待舉詩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爲士友誦之。今來

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將既曰為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艇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眾口辱以謂予因為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曾仲恭文

前輩文字規模宏濶論議雄偉不為脂韋嫵媚之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故宣和之後建紹繼起危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觀魯公之文亦可以見其彷彿矣近歲以來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調笑為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讀此編輒私記于其後云

跋鄭宣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致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辱而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為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燹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為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端殿尚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為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為疑逮此晚歲更



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偶觀南豐魯衡父所藏宣撫鄭公與其先君教授公手帖。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爲世之君子宜有讀之而泚其頰者云。

跋三家禮範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于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長沙郡博士仰君困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宮。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

厚彝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爲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爲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熹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

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畧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申寅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書程子禘說後

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生亦如之。

禘其祖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于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

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

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圓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

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爲僖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爲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



朱子文集 卷之十四 正言堂  
人安得爲無功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  
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寓舍  
謹書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  
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  
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  
呂滕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丈跋語。竊有感焉。謹識于  
後慶元乙卯中冬甲辰朱熹記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

此詞實亦  
先生所作

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  
想象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插釣魚竿。肯似林間  
翻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鬢毛。班驅馳。一世人  
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疎  
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丈題字刻石。拈出嚴  
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厲往來士大夫。未嘗不爲之摩娑太  
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覓其石。則已  
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  
誦其詞甚習。爲予道之。俾書之冊。比予未久而還。則亦爲

好事者裂去矣。因覽兩峯趙使醉筆。釣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聊爲書此。慶元己未人日雲谷老人云。

釣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而粗述其以羊裘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義亦爲高雅。今屢經火。不知此石尚存否也。近年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詭激素隱者。蓋邵康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明道程先生和之曰。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之。乃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爲此發。

一大笑云。

跋曾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簡嚴靜重。蓋亦如其爲文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彭監丞集

余頃使浙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衆。獨台之臨海爲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視其聚落之貧富。而稍正定其疆理。使貧里得免頻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爲訴。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爲役法大。



害間者雖設歇役年歲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真可謂得法外意矣間頗推其法於他郡縣人果皆以爲便後以按事至台留甚久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曰吾邑數年之前唯顏侍郎度爲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其惠愛惻恒酷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爲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不及試以卒每深以爲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補持此集及葉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疇昔所聞

以附焉以爲有志於民者尚有取也三月丁丑既望新安

朱熹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喜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童子見期而熹竊窺觀見其自爲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爲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亶亶不倦其後先生屬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

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具道平生問學次第。頃倒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贈別詩有小几清香慰臨別。極知了了萬緣輕。足諱然亦爲汝更之。或惡其語之不祥者。先生笑曰。此何因別定爲愁絕字。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厲之言。稍以先後次爲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銖筆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間不一日。遂啟手足。諸子嫉乃共發其先所緘封遺書數幅。皆熹未歸時所留處畫庶事。遍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熹爲作張公書。爲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泣受而寶藏之。以至於今。不敢失墜。然而

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受之意。抱此愧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姑取遺墨聯爲一編。而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諸同志。使於前修景行之懿。知所歧慕。而又視熹之慵惰無聞。以爲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其祝詞具在。以非臨終手筆。別附他卷。先生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年。三年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窓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遙知心所懷。寧悲

舊寵棄。豈念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  
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  
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况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  
志異勞事媒。栖栖墻東客。亦抱凌雲才。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  
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  
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  
家。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  
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  
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

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  
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  
爲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  
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  
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  
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哉。己未  
五月二十二日。

題李太白詩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  
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

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林光之携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像來看。偶記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予頃年經行順昌。憇篔簹舖。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

時靈芝三秀欲何為。金丹歲晚無消息。重嘆篔簹壁上詩。

晦翁

跋胡五峯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卧病山間。親友仕於朝

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

時籍溪先生除閣老。新裁豸角冠。劉共父自秘留取幽人

正字赴館供職。閣老新裁豸角冠。劉共父自秘留取幽人

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

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或傳

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叙其本末而書之於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跋通鑑紀事本末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記載。或更數月。

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旣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年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備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

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第弗深考耳。機仲以摹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爲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于雲谷之晦菴云。

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媿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稟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

君。少嘗見公睢陽間。爲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畧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既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遠月忘。又已如此。可勝嘆哉。

周子通書後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濂。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



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俾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

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

賢之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菴先生胡公所爲作論語解序。歛衽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敬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砥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

間獨深爲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與。熹不及從公遊。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止夫。示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詒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

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

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